# 纤绳

■曹慧民

八月在宇，也在野。

踏上时间的河流，峭壑绝壁间，只听那反复咏叹的“呃哩喂哟——嗬！”变成了“纤夫过滩哪——嗬嘿！不惜命哪——嗬嘿！”

这是闯险滩、过隘口最危难时刻才喊出的悲愤号子。

此刻，你听这《过滩谣》号子，近了，还是远了？

故事，有时就是现实的寓言，两个世界本无楚河汉界。

八月在宇，也在野。

那野训场上，草虫唧唧，蜂飞蛾舞。

战士胡军（《虫飞》）面对的敌人也太渺小。当我们就要表示轻蔑的时候，一封信脱落出来，让人即刻刮目相看：“连长，请把我从留守的名单里划掉。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你会见证我的成长！”

军人，挑战无处不在，哪怕面对看起来并不强大的敌人，甚至于风，甚至于土。

昨天，就有“一号哨位”发来照片。那边的战士说，他们在吃土。

“在戈壁滩的野训场，他们遭遇了沙尘暴。那些正在休息的战士，若不睁眼让人发现双眉下坚毅的目光，你甚至会觉得他们是风干的雕塑。吃饭必须抓紧一切有利时间，因为一阵风，你的餐具就会变成‘出土文物’。”

洗去尘土，被紫外线晒黑皴裂的肌肤裸露出来，那是另一种勒嵌得很深很深的纤痕。

又闻《过滩谣》，蕴藏于躯体的那簇火焰，遇见追忆的磷，瞬间被引燃——

祖国，请让我背一根纤绳！

插图　朱　凡

# 过滩谣

■廖静仁

## 耳畔经典

### 聆听中国故事

我怎么也忘不了少年时那一段拉纤的生活经历。

那时，我还只有十三四岁，刚刚小学毕业。因为家父蒙难，家里惟一的生活来源被切断了，无可奈何，我只好跟随一位堂伯走上了艰难的纤道。

其实，沿江是有一条较好的路可以走的，但那是一条人行道。而纤道却是时断时续的，遇到崖嘴和较大的江湾子，拉纤人便只能攀藤抓草爬过山崖，或和衣蹚水涉过江湾子。这种时候，一帮纤夫中，最艰辛的就要数拉头纤的人了。

拉头纤的人肩上还要负着沉重的一卷纤缆，那是拉远距离的滩涂所必需的。所以拉头纤的人在攀崖嘴或蹚江湾时，因纤缆拖累而摔倒是常有的事情。每每见到这种情景，我真有些受不住了，然而我那拉头纤的伯父却一笑置之，说：“这算么子，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你还根本没有尝到拉纤的苦味呢！”

真正尝到拉纤的苦味，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天。沿江的行人道上，人迹已被白雪覆盖，就连平素弄潮戏水的啄鱼鸟也早已藏匿进崖巢里去了，那纤夫用脚掌抠挖出来的纤道，就更难寻见了。我们就凭着过去对它的熟悉，一步一探地摸索着行走。

起初，不管我们怎样把脚踝严严实实地用棕片紧裹起来，再套上益阳板子草鞋，那雪水还是渗进了皮肉，像有千根万根针尖猛扎皮肉。到后来，便渐渐地麻木了，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像两根木棍杵在积雪的地面，只有耳朵听见脚掌“咔嚓咔嚓”地抠进雪地里的声音，以及心灵微微颤抖的声音。直到拼命拉纤了，才全身发起热来，那冻僵的双脚便感到了痛楚，那是一种奇痒无比的痛楚啊！

这时，前面有人在提醒说，攒一把劲呐，就快要到崩洪滩的滩脚下了。我被这条闻名于整个资江的险滩吓得目瞪口呆。然而就在此时，从我伯父的口中，突然迸出一声悲壮的《过滩谣》号子声：

呃——纤夫过滩哪——嗬嘿！

陡然间，纤夫们的身子全都一震，也跟着震落了衣服上的积雪和冰凌，我随即又抬起沉重的微勾着的头颅，用异样的目光投向江心。

我曾听伯父说过，纤夫号子是非常单调的：“呃哩喂哟——嗬！呃哩喂哟——嗬！”就这么反复咏叹。而像今天这种悲愤的《过滩谣》却是轻易不喊的，只有在纤帮中有同伙遇难时，才会喊起这种号子来。

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定眼看那灰蒙蒙的江心，果然有一具尸体被寒流冲下来。那一定是拉纤人没有辨清路线或者是过崖嘴没有攀住藤蔓而失足掉在江中的——他的肩膀上，还紧紧地系着纤结呢。

一声惊呼，我倒在了纤道上……

应该感谢纤夫们那陡然同呼的悲壮的《过滩谣》——

纤夫过滩哪——嗬嘿！

不惜命哪——嗬嘿！

前面有人坠下滩哪——嗬嘿！

后面纤道脚板响哪——嗬嘿！

……

凝重、深沉而又粗犷豁达的《过滩谣》号子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朦胧中，我倏忽意识到，那惊心动魄的呐喊是在呼唤着我。顿时，只觉得周身的骨骼、肌肉在膨胀，血管里的热血在流淌……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伯父他们已经把我甩下很长的一段路了。我不能等着船被拉上滩涂，不能等着伯父和纤夫们又返原路来把我抬上船。我的眼睛里迸着火焰，腾地爬了起来，不顾一切地拖着一双结冰的脚向前面滩涂赶去。

船仿佛被冰冻凝住在滩涂上。所有的纤夫都死死地把铁耙般的脚掌抠进积雪，抠进地面。北风“呼呼”地嚎叫，他们的躯体却“唑唑”地冒着热气；那弓成桥拱状的脊背，在“嘎巴嘎巴”地作响；而那一双双粗手，都颤颤抖抖地向前伸着，企图抓到一点点能够牵引自己的东西——哪怕是一根细藤，哪怕是一棵小草，那也是救星呀！

除了那凝重、深沉而又粗犷豁达的《过滩谣》还在江峡中如滚雷般回荡，却已经听不到哪怕是一丝一缕的呻吟和哀叹声了。如果自己不是一名纤夫，我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在这种冰天雪地的严冬，还能把一艘沉重的木船拉过资水第一险滩——崩洪滩的滋味是什么。

生命就是拼搏，就是抗争，仿佛有一种能穿越洪荒、穿越茫茫黑夜的力量在冲击着我的胸壑，我的胸腔裂开了……我发狂般地吼叫着：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一个懦弱者的灵魂，在这苍凉、激越的《过滩谣》号子的冲激下，毫无畏惧地重又迈进了这支负着人生苦痛、却又能征服激流险滩的队伍！

作家小记

廖静仁　作家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学创作一级，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著有散文集《湖湘百家文库·廖静仁卷》和长篇小说《白驹》等十余部。有作品被转载、翻译和选入初、高中教材等。

## 微纪事

### 微乎，四两拨千斤

# 赶走了二舅

## ——唐亮上将故事之四

■吴东峰

1955年4月，唐亮将军出任原南京军区首任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由于办公条件有限，军区规定，首长可在家中办公。

唐亮上任伊始，立下三条家规：他在家里的书房兼办公室，家属和子女不得入内；他的文件、资料，家属和子女不得翻看；他的工作情况和其他首长的人事关系，家属和子女不得打听。

唐亮要求子女“政治上自觉，工作上自强，经济上自立，生活上自理”。孩子们称之为“四自方针”。

1965年八一建军节，22岁的唐东原上军校，父亲唐亮送给她一个特殊礼物——一本用来记账的笔记本。扉页上，唐亮仔细写了这个账本的意义：“一文钱，一件物，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它。一定要用一厘钱、一寸布、一粒米的精神来约束自己。”

唐亮将军夫人张锐的二舅，曾做小买卖。抗战期间，闻唐亮任滨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即由河南南乐赶至山东滨海，要求谋个差事。

唐亮甚喜，告诉二舅：“现在全国都在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部队正在装卸粮食，极缺人手，你就先干几天再说吧。”二舅不悦，勉强扛一天麻袋，溜回去了。

全国解放后，二舅闻知唐亮任南京市委书记，又来谋职。

将军问：“你想干什么？”

二舅答：“想参军。”

将军说：“你都四十多岁了，怎能当兵？”

二舅答：“当兵不行，当官还不行吗？”

将军与之言：“你既无专长，又没贡献，能当什么官？”

二舅“嘻嘻”：“你先放我个团长干干吧。”

将军大怒，立即驱其走。

手，边轻轻地擦拭我的眼泪，边无限慈爱地说：“都是军官了，咋还兴哭咧？别让人看见笑话。”

挥泪别离后，伯佝偻着腰，一步三回头走在月台上。忽然，伯和大哥停下脚步，慢慢转身面对列车。直到车站在我眼中越来越远，仿佛伯还塑像般立在那里。

之后，伯的身体渐渐虚弱了。198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伯平静地走了。走的雪花纷飞大地白，儿女肠断泣血流。

伯生前最放心不下我的婚姻，和妈半夜三更总念叨这件事。当伯明白来日不多时，托了好多亲朋好友牵线，直至伯去世我还落着单。

伯心里着急幺儿的婚姻，面儿上从不提起，也不让别人对我说这事。有次母亲忍不住说：“啥时候你能领个姑娘回来就好了。”半天没说话的伯，看我难为情的样儿，“哈哈”一笑，轻声说道：“谁和谁成一家人，月老早拴好红线了！俩人碰面的缘分没到，别人瞎操心着急也不中用呢。”

直到我和妻结婚生子，妈无意中说起，才将伯抱憾离去的心事说出来，我和妻听了都泪眼婆娑。

伯是普通的山村农民，伯又不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伯，幼时父母双亡，靠我的曾祖父母李自祥夫妇养大；非凡的伯，新中国成立前夕，冒死为解放军当向导，参与土地改革。伯与部队结下了深情，当时还与熟悉的首长约定：儿孙长大都送到自己的队伍里来。

伯走了整整三十年，我家的“军属光荣”牌，换了一块又一块。我转业离开部队十多年，也从军人变成了军属。看到儿孙踊跃献身国防，想必军属我伯在天有灵，会是满意和高兴的。

插图　朱　凡

## 故事兵阵

长征

第4286期

## 新锐故事手

### 我的“专柜”，我做主

作者小记

褚迎冬　陆军某工程维护团建筑安装连指导员

**文学主张：我崇敬这样的文学家——让语言臣服他的意志！**

# 虫飞

■褚迎冬

下士胡军最怕虫。据说，他小时候挨蚊虫叮咬，得过荨麻疹。不偏不巧，连续四年留守的胡军，今年却在这大伏天，跟着驻训的部队钻进了山沟沟。

晚上，虫子爬满窗户。飞蛾、蝴蝶、竹节虫……密密麻麻像遮了一层布。全连就他一人挂着蚊帐，蚊香没日没夜地点，还自掏腰包买来纱布钉纱窗。

驻训不久，轮到胡军带队巡山。他头戴防蚊帽，手穿棉手套，袜子裹了两层。巡山回来，见他满身黑泥，连长问咋回事，他脸一红进了屋。

一起巡山的战士说：“一路撞见三回蛇，班长跳了三回沟。”

“胡班长勇闯泥潭呐！”听到连长的调侃，胡军端着盆挠着头钻进了洗澡间。

突然，“啪”一声脆响，四下顿黑。炊事班长惊呼：“咋停电啦？馒头还在锅里呢！”

“张亮！王珂！看看什么情况。”连长吩咐电专业人员赶修。

屋顶上，几束手电光沿着线路游走，光柱里飞虫乱舞。十几分钟过去，炊事班长急了眼，扯着嗓子喊：“啥时能修好？馒头塌成薄饼啦！”

“吧唧吧唧……”伴着布鞋的踢踏声，胡军披着纱布上了楼顶。手电光聚在一处，胡军凝神在线路上，飞虫在他眼前乱舞，密密麻麻爬上他的手臂……

灯光亮起的刹那，连长突然记起胡军驻训前写给他的信：“连长，请把我从留守的名单里划掉。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你会见证我的成长！”

# 换铺

■褚迎冬

军校毕业后，王宁被分到工兵连一排。

“大家正在夜训呢！”班长老孟指着靠窗右上的空铺：“你先睡那儿！”

“哪儿？”王宁眉头一蹙。

“那儿！”老孟头也没抬，又指了指那个风扇吹不着的上铺。

初来乍到，王宁压着火气。

第二天早操，连队组织单杠训练。热身后，老孟突然拔高嗓门说：“王排长初到连队，掌声欢迎排长露两手！”

“请孟班长先示范！”王宁不动声色。

“那我打个样儿？”老孟嘴角一扬，飞身上杠。

“37、38……”兵们高声计数，老孟借助腰部摆动发力，最终拉到41个，然后鼓掌请王宁上杠。

“太多了，算了算了！”王宁推托道。

“排长！排长！”兵们鼓着劲儿喊。

“那我试试！”王宁飞身抓杠，停顿3秒后，胳膊猛然发力，腾身而起。

“32、33……”王宁动作利落而标准。

“40！41！”王宁下杠，掌声雷动。

操练还未结束，老孟急匆匆的背影闪过……

回到宿舍，王宁看见自己的被褥被移至下铺，叠得板板正正。

## 我喜欢说故事

### 口述实录，时光留声机

# 军属我伯

■李朝俊

故乡南阳，叫父亲为伯。

军属我伯，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婿，四个孙辈都是军人。

我去报名当兵，是伯一锤定的音。高考落榜，我经历身心双重煎熬。不会农活的青年人，在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山村，成不了父母的骄傲不说，还可能变成邻居教育孩子和茶余饭后耻笑的“信子”（呆人）。

为给父母争口气，我受得了烈日下割麦子的酷暑，受得了初春凉水刺骨中犁田的寒冷，却受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落寞。有一次，妈三番五次叫吃饭，我躲在牛屋的“软床儿”上，仰天看书不动窝。伯大概容忍儿子许久了，“噌噌”从堂屋来到我身边，轻声但威严地说道：“是龙你就驾云天上飞，是虫你就地上慢慢爬。赶快吃饭去！”

闻听伯的话，我猛然醒悟。

1981年的中原大地，正处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一门心思奔小康的年代。我忤逆妈的心愿，悄悄报名体检参军。妈闻听幺儿要当兵，入伍通知书一到，十天八天就动身离家时，八天体重瘦了六斤。伯不仅对我的决定没有阻止，还笑着对妈说：“当兵走他哥哥的路是正道！”

读军校的那年夏天，快两整年未见面的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陪同的二姐夫悄悄告诉我：“咱伯咱妈想你想得厉害。近半年来，一夜一夜睡不踏实，从天黑说到天亮，说的都是你小时候和上学的事。”

思儿心切的母亲，梦见我小时候生病的模样，醒来后给伯说梦中场景时难过得哭了，当天被抬到乡卫生院输液。病床前，伯劝妈说：“等你身体好了，咱俩去队伍上看看。”

其实妈早就打算去看儿子，只是怕给部队添麻烦，怕影响儿子的进步，就隐忍着。妈在伯的开导下，加上大夫的医治，三天后就能吃流食了，一周后就吵着要出院。为了除去母亲的病“根”，伯趁蹬过第三遍秧草、田地农闲之际，决定赴千里之外看儿子。妈大病初愈，担心身体支撑不了长途旅行，就让二姐夫陪伯到了部队。

师政治部首长被我伯来队的艰辛历程感动，特意派群联科科长和宣传科科长两位团级干部看望慰问，介绍我在部队的表现，并特意祝贺我考上军校。伯很感激部队首长的抬举，说把孩子交给你们，我一百个放心，回去也让孩子妈放心。

第二天，伯就坚决要求回家了，自言自语说：“你妈要是看到这景致，干活都会有用不完的劲。解放军真的是个大学校呢！”

回到房间，伯从一个塑料袋中拿出几封信，一定要我读给他听。接过一看，都是我写给家里的信。

读着自己决心书保证书似的话，我猛然感到肩上重有千斤。再看津津有味、笑眯眯地听儿读信的老父亲，瞬间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我一把将伯紧紧地搂着！脸紧紧贴在他瘦小又很宽大的胸膛上，任由泪水肆无忌惮流淌。伯岂止是享受、品味儿子的成长书信，他是在用读信的方式，让我下保证再努力再前进啊！

1987年伯病了。我请假匆匆从部队返乡，望着消瘦但刚强如昨的伯，我心已碎了，决定带伯到解放军武汉总医院看病。山区交通实在太差，天不亮从桐柏坐汽车上火车，到汉口站已是华灯初上。

看着折腾整整一天、又累又饿的伯，还有陪同的长兄，自责无力让伯享受更好交通的我，在小旅馆里特意点了几个菜，还加了瓶啤酒。服务员端菜上桌时，伯不高兴了，说菜太贵了，不该上酒。

我忙弯腰贴着他的耳根说：“儿错了。”当晚回到房间，伯将我叫到床前说：“当年队伍上的同志可节省了，你是他们的后人，可不能忘本啊！”

车过信阳大站，伯和我依依分别。我见伯清瘦坚毅的脸上有些许伤感，再也忍不住泪水，伯突然用结满老茧的双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2时55分　印完3时55分